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柒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九

宋

哲宗皇帝

〔壬申〕元祐七年春三月以程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既而罷之頤服

闕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

宋史職官志登開檢院諫議大夫掌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

蘇轍進曰頤入朝恐

不肯靜太后納之遂差管勾崇福宮頤亦懇辭訖不就職范祖禹言頤

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者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

廷事體則有之甯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

夏四月始備六禮立皇后孟氏

洛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

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

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

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

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遂命呂大防

兼六禮使韓忠彥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冊使蘇轍趙宗景

鎮恭懿王元偃

充告期使高密郡王宗晟

濮安懿王之子

范百祿

字子功鎮兄子

充納成使王存劉奉世

字仲馮敵之子

充納吉使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使帝御文德殿冊爲皇后太皇

史家紀言以
仁孟后前
爲孟立及
後祐播遷
隆本夫異
張之有宜
日非事神
術仁先知何

以識其然哉
若果則先仁
其女百餘世
家福德兼無
全者而必兼
用此福成薄
之入以禍
異日之禍
何爲哉

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五月王巖叟罷言者論巖叟挾劉摯爲朋黨出知鄭州

遼女眞部節度使合理博卒金道贈世祖合理博疾篤呼弟盈格字烏魯完按盈格舊作盈哥今改後

仿謂曰烏雅舒合理博長子按烏雅舒舊作烏雅東今改後仿此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古達合理博次子按阿古

達舊作阿骨打今改後仿此能之遂卒阿古達始此母弟蒲拉舒舊作頗刺淑今改後仿此襲爲節度使合理博

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合理博乃因敗爲功變

弱爲彊遂破和諾克舊作桓被今改薩克達舊作散達今改後仿此烏春烏木干皆女眞部人與合理博相攻者按烏木干舊作

高謀罕今改後仿此基業始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貝勒舊金史作勃極烈今改後仿此金史

國語解勒極烈總治官名云

六月以蘇頌爲尙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爲門下侍郎范百祿爲中

書侍郎梁燾鄭雍爲尙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

秋九月陝西地震永興軍蘭州鎮戎軍環州地皆震

召蘇軾爲兵部尙書兼侍讀軾自揚州召爲兵部尙書兼侍讀尋又遷

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黃慶基言軾爲中書舍

諸臣奏事
皆取決太
后帝有言
或無對者
惟蘇頌一
人為帝所
重則司馬
光呂公著
諸臣皆有

人時草呂惠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為表裏以紊朝政呂大防奏

曰先帝欲富彊中國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

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揀改蓋理之當然比來言官用此

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為其兄辨所撰惠卿謫詞

其言及先帝者初非謗誹謂辭中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縣終為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句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

至于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

于是罷敦逸慶基為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未幾軾亦罷知定州

〔癸酉〕八年春三月蘇頌范百祿罷先是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監

司更赦除知蘇州頌謂易在御史名敢言不宜下遷于簾前爭之時殿

中侍御史楊畏來之邵字祖德開封咸平人附呂大防蘇轍即劾頌稽留詔命頌遂

上章辭位乃罷為觀文殿學士集禧觀使百祿坐與頌同職事畏等累

章劾之遂罷知河中府頌器局闊遠以禮法自持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

爭之見帝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后已必再稟帝帝或有所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帝深重之

夏六月梁燾罷夏人自得四砦累遣使以地界為言詔二府議燾與同

列語不合遂乞去帝不許至是以疾罷燾自立朝一以引拔人物為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

不得辭其咎者而異日親政大反所爲馴致于亂哲宗固失德然其所以有由來矣

以宜仁之賢意其彌留之際必深屬大臣公忠體國以輔少宗他日之茂張新政則當并召哲

開耳蕭笑曰蕭出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屬用之不盡賢愧多矣帝以蕭求去道近臣密訪人材蕭具奏訪人才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入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率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秋七月以范純仁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爲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蘇轍卽從旁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

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砦之地以賜西夏

宗面諭之
以防微杜
漸令道克
全合名斯
爲諸臣乃
對鳴咽勒
以宜早爲
退是全引
私絕不類
其平日之
所行矣諸
臣非不明
大義者尙
何忍洩之
于後人傳
然附之隱
阿是蓋嫌
哉是家不
于史說附
會之說也
可信也

于是宇內復安。遼主以戒臣下，令勿生事于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冬十月，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

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惟剖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恬然無事。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詔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

于近習不可弗聽

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

愁吾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寧

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允所詔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

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寧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

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

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

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爲朕留之且趣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

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

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爲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

也時羣小力排宣仁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祐聖躬功烈誠心

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

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

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

祖則善矣帝不納

復章惇呂惠卿官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呂大防爲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立法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卽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爲相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安世諫以爲不可出知成德軍

〔甲戌〕紹聖元年

是年四月始改元紹聖宋史哲宗紀仍唐書例于正月卽書紹聖元年今依之

春二月以李清臣爲中書侍郎

鄧潤甫爲尙書左丞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武王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于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葬宣仁聖烈皇后

三月壬申朔日食不盡如鉤

呂大防罷初宣仁后時大防懇乞避位后曰上富于春秋公未可卽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

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亟從之

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要譽執政八年始終如一

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意紕元祐之政

略曰今復調賦

之選而士不知勤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羞之說難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

焉必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甯元豐之意臣謂先

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于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于前子述于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于是修鹽鐵權酤均輸之政民不之合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之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洵洵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于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陸

鄧潤甫首
說紹述之
人章呂黨
進專睡攻
許司馬務
諸人爲事
甚至此發
謀此相詆
此衡甲乙
左祖右祖
門戶判然
欲望綱紀
肅清何可
得哉速而
改法意者
當光意者
蔡京也甘
出外者會
布也一則
委曲將順
不一則執
不情小以
變之不可

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詞斥奴僕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

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

漢武按蘇轍以漢武爲言帝以漢武從古與秦皇並謝故疑轍爲誹謗耳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爲少

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竟落轍職出知汝

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

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遂拔畢漸爲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

變矣河南尹韓應舉見發策有繼元祐諸臣之議乃歎曰尙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燁少師事程頤謂燁曰燁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陳陳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

曰賢哉母也于是終身不就舉燁字彥明一字德充涿兄源之子

以曾布爲翰林學士承旨初司馬光諭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

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爲遂以戶部尙書出知太原府

至是徙江甯過京留拜承旨

夏四月以張商英爲右正言帝初卽位稍更新法之不便于民者商英

時爲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

乾卽議變更得爲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進且爲諛詞貽蘇軾求入臺呂

公著聞之不悅出爲河東提刑至是召右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

一端盡若
見理不明
雖有意防
檢早墮其
術中矣

祐諸臣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古今而司馬光呂公
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戶
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摘嗤笑翦除陛下羽翼于
內擊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
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焉
貶蘇軾知英州御史趙挺之等會劾蘇軾撰呂惠卿誥詞訕謗先帝黜
知英州范純仁諫曰熙甯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
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
御史何故畏避不卽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帝不納未幾侍御
史虞策言軾罪罰未當又追一官惠州安置

詔改元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改元祐
九年爲紹聖元年于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乞

郡乃出知陝州

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
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以章惇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帝旣相惇純仁請去益

翽步殘曉
權出自上
宣達意旨
本不煩緣
飾多詞唐
宋儒臣草
制或盜美
醜或諛或
忿或且公
受餽遺謂
之潤筆褒
王言而辱
國體莫此
爲甚相習
成風恬不
爲怪如林
希之肆行

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羣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于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于我邪

爲政政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于此瑣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績逃先烈而大改成績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瑣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爲事引其黨蔡卞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報復陳瑋字彞中南劍州沙縣人

以林希

字子中

爲中書舍人

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

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誥逞毒于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嘆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名節矣

復免役法

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時蔡京方召爲戶

部尙書謂惇曰取熙甯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司馬光章惇所見不同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

經說敢于
陰斥宣仁
則又小仁
無忌憚之
尤要之所
以致此則
當時爲人
君者豈能
辭其責哉

以蔡卞爲國史修撰。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

之過。蔡卞安石壻也。至是上疏言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

定。詔從之。以卞兼同修國史。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

文飾姦僞。芟落事實。盡改正史。

閏月。復以陸師閔等爲諸路提舉常平官。

罷十科舉士法。

貶吏部尙書彭汝礪知江州。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行。帝問所

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惟

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卒。

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

罷制舉。置宏詞科。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義。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

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爲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于是

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

者。特奏命官。

劉奉世罷。奉世爲人簡厚有法度。常云。家世惟知事君。內省不愧。恃士

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

以黃履

字安中
邵武人

爲御史中丞

元豐末履爲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

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于履履卽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人無一得免者矣六月除字說之禁

秋七月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諡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于是追奪光公著贈諡卞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呂大防爲祕書監摯爲光祿卿轍爲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翼爲相首創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爲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

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

初朋黨論起帝曰梁肅每起中正之論其開誠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肅

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

八月罷廣惠倉

復免行錢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

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

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

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

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錄成安置范祖禹等于遠州

蔡卞進神宗實錄于

是祖禹及趙彥若

師民

黃庭堅

字魯直洪州分寧人

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永豐黔

州遷卞為翰林學士

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辨大要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個亦落職言者又以

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

〔紀〕二年春二月復保甲法

夏四月置律學博士

冬十月贈蔡確太師諡忠懷

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會馮京卒帝臨

實錄紀一
朝政紀一
應據事實
書以昭傳
信即昭傳
隻字不容
任意增省
重修已不
可為典要
況私見各
持私史爭
書後史爭
辨成何體
何成何體
何成何體

奠確子渭京壻也于喪次闌訴遂有是命

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于元祐非先希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仇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呂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諡爲文正近乃欲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于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勾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遊說邪惇益怒至是御史董敦逸諭安民黨于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安肅救之不克

凡謫臣僚乃則不由奏擬歸威權盡歸于下國事不問矣哲宗以王安石問有故事石曾釋其疑殊不釋其白石創為安帖以之私專擅實其壞法懲作廟之不懲作視之失轉無益肆行戾哉何其

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商英黨章惇以攻安燾帝不直之遂免。

十一月安燾罷。燾與章惇為布衣交惇覬其助己而燾不下之遂有隙。

惇用白帖。

宋制中書省大事奏稟得旨為畫黃小事擬進得旨為錄黃今不由奏擬而直以帖行之猶唐之堂帖也。

貶謫元祐諸臣燾言于

帝帝疑之鄭雍欲為自安計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大

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帝燾言不行惇怨益深及救常安民惇遂言燾

與之表裏出知鄭州。

貶范純仁知隨州。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等十

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申理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

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于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

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

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

前軌願斷自淵衷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

知隨州。

〔丙子〕三年春正月以楊畏知虢州。右正言孫諤字元忠言畏在元豐間為

御史議論皆與朝廷合元祐末呂大防蘇轍用事則盡變而從之紹聖